

好兵帅克的奇遇（下）

目录

第二部

1	帅克在火车上	2
2	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	10
3	帅克在基拉里希达的奇遇	40
4	新的苦难	66
5	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	75

第三部

1	行进在匈牙利	86
2	在布达佩斯	102
3	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	111
4	齐步——走！	118

第四部

1	帅克在被俘俄军当中	126
2	帅克重返先遣连	131

	注释	137
--	----	-----

第二部

1 帅克在火车上

一列快车从布拉格向布杰约维策驶去。

在二等车的一间包厢里有三位乘客：卢卡什上尉，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年长的歇了顶的先生，还有帅克。帅克正站在包厢的门边，谦恭地接受上尉一连串的恶骂。上尉视那位歇顶的老百姓如无物，一路上冲着帅克吼叫，骂他“畜生”之类。

事情很简单：帅克看管的行李少了一件。

“你倒轻松，‘报告，咱们丢个箱子’，舌头一转就完事了，你这混蛋！”上尉骂道。他又问：

“那口箱子里装的是什？”

“报告上尉先生，差不多什么都没有，就一面镜子和一个铁衣架。咱们自己没多大损失，东西都是房东的嘛……”

看见上尉威胁的手势，帅克继续温存地说：“反正敌人领土上镜子跟衣服架子多的是，只要咱们占领了哪个城市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上尉尖叫一声，“我要把你送到战地法庭上去！只要你脑瓜子里还有一丝一毫理智，你就不会讲出这种蠢话来。别人一辈子也没有你一天干出的蠢事多，我希望你自己也能发现这一点！”

“是的，上尉先生，我发现这一点了。我也不是没有常言说的‘观察才能’，可总是马后炮。我老是跟常

去‘母狗林’小酒馆的那个叫涅赫列巴的家伙一样不走运。他一直想成为道德高尚的人，从礼拜六开始新生活，可总是第二天又给关进派出所了。他不断碰上倒楣的事，比方说，他决心规规矩矩地回家，可结果是，他路上折断了人家的篱笆墙，再不就是给车夫的马卸了套，想拔下警察帽子上的公鸡毛捅捅自己的烟斗。涅赫列巴让这些事逼得走投无路，最让他难受的是，他那个家族的人都不走运。有一天，他爷爷出门去……”

“让我安静一会儿吧，帅克，别再胡扯！”

“报告上尉先生，我讲的可全是真事儿啊！有一天，他爷爷出门去……”

“帅克！”上尉发狠说，“我再次命令你停止无聊的废话！到布杰约维策我就跟你算账，我要把你关起来，你知道吗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上尉先生。”克温和地说，“您提都没提过这件事。”

上尉不由得咬咬牙，叹了口气，从军大衣衣袋里掏出一份《波西米亚报》，读那上边关于德国“E”型潜艇在地中海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。当他读到德国的新发明，一种可以摧毁城市的连续爆炸三次的炸弹时，他的阅读被帅克的话打断了——帅克问那位歇了顶的先生：

“请原谅，先生，你不是斯拉维银行的代理人普尔克拉别克先生吗？”

歇顶的先生不理睬他，帅克就转向上尉说：

“报告上尉先生，我有一回在报上看到，正常人的脑袋上应该有六万根到七万根头发。有个大夫说，掉头发可能是产后第六个星期情绪上过份激动引起的……”

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——歇顶的先生突然跳起来，冲着帅克咆哮：

“滚出去，你这头猪！”

他踢了帅克一脚，把他轰出去，然后回到包厢向上尉作了自我介绍。

帅克出了点儿小错儿。歇顶的那位不是什么银行代理人普尔克拉别克先生，而是陆军少将冯·施瓦茨普。少将身着便服进行一次对驻防军的视察，此刻正准备突然降临布杰约维策。

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位将军视察员。一旦发现什么地方秩序不好，他就跟驻防军司令进行这样的交谈：

“您有手枪吧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好极了。我要是您，我就知道怎么使用它。这不是边防军，简直是一群猪！”

确实，每逢他视察一个地方，那儿准有人开枪自杀。

“上尉先生，”将军问卢卡什，“你在哪儿念的军校？”

“布拉格。”

“那你就该懂得军官对他属下的责任。还有，你竟然允许属下跟你穷聊，好像那是你的朋友！你叫什么？”

“卢卡什。”

“在哪个团？”

“我原本在……”

“我问你现在！”

“在第 91 步兵团，少将先生。我刚调来……”

“调得好！到正打得火热的 91 团去看看那场面，对你大有好处。”

接着，少将就给他讲起课来，说据他的观察，军官们开始用一种友好的口气跟属下说话，而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，会导致民主思想的扩散。士兵必须保持恐惧感，

他们应该在首长的面前发抖。军官要和自己的士兵保持10步的距离，并且不允许士兵有个人的看法……

等到少将重新拿起报纸沉溺其中时，脸色苍白的上尉跑到过道里去找帅克算账。帅克正倚窗站着，带着那样舒服和满足的表情，活像个吃饱了奶水、就要甜甜睡去的四周婴儿。

上尉把他领进一间空包厢，锁上门。

“帅克，”上尉威严地说，“你得挨我两个世界上还从没见过的大耳刮子！你竟敢去撩惹那个秃头先生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他是冯·施瓦茨普少将！”

帅克做出一副殉难者的样子：“向您报告，上尉先生，我从来没想过要侮辱任何人。他实在长得太像银行代理人普尔克拉别克先生，简直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！那个代理人常去我们那个酒馆。有一天他趴在桌上睡着了，有人在他秃脑袋上乱画一气。人都走了，就剩下我。他醒了，往镜子里一瞧，气得要死，硬说那是我画的，也想给我两个大耳刮子。”

帅克嘴里吐出的“也”字带着哀怨，相当动人。上尉不由得把手放下来了。

“好啦，帅克！”上尉生气地说，“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，离开我越远越好，你这白痴！”

上尉说完，回他的包厢了。帅克遵照命令，走得远远的，一直到了过道的尽头。

帅克在乘务员席坐下，跟一个乘务员聊天。他说：

“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……”

那位乘务员显然没有跟他聊天儿的意思，只是冷淡地点点头。

“有个熟人到我家串门儿，”帅克说，“那是个蛮好的小伙子。他说火车车厢里那些刹车装置根本就不灵。

今天瞧见这东西，我就想，有朝一日要用它，该怎么摆弄。”

列车员领帅克到刹车装置那儿，给他讲解。

“要是谁跟你说这装置不灵，”列车员说，“那是他胡说八道。只要一扳这个把手，火车准停！”

讲话的时候，两个人的手都在装置上比比划划，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把手被扳过去，列车突然停住了！

两个人都不承认这是自己干的。帅克坚持说，他根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他又不是大街上的野孩子！

“我还觉得奇怪呢，”帅克向赶到这里来的列车长解释，“怎么火车走着走着，轰，停住了！我比您还不痛快呢。”

列车长说：“站长会向你解释一切的。为这事，你得破费 20 克朗了。”

帅克说：“这不算贵。咱们赶紧开车吧！眼下正在打仗，晚点是很倒楣的事。拿破仑在滑铁卢，就因为晚了 5 分钟，连同光荣一起掉进了茅屎坑。”

乘客们纷纷跑出来。卢什卡上尉也挤在人群中。上尉的脸苍白得跟死人一样，他只能说出一声：“帅克！”

帅克朝上尉敬个礼说：“报告上尉先生，他们栽赃，硬说是我让火车停住的。您可千万离那玩意儿远点儿，要不然他们也得敲您 20 克朗！”

列车长发出信号，火车又开动了。

旅客们各回座位。卢什卡上尉也一句话没说，进了自己的包厢。列车长让帅克交 20 克朗罚款，否则列车到达卡博尔站，就要把他交给站长处理。帅克说：

“我乐意跟有学问的人聊聊。”

这样，列车驶进塔博尔车站后，帅克下了车。下车之前，帅克按应有的礼节向上尉说：

“报告上尉先生，他们要带我去见站长！”
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上尉向窗外瞥一眼，看见帅克正在站台上跟站长一本正经地谈着。一群人围住他们。

卢什卡上尉叹了一口气。看见帅克留在站台上，他反而觉得心上轻松了。

帅克竭力说明自己是无辜的，这引起围观群众的同情。一位太太甚至说：

“他们又找小兵的茬儿啦！”

大伙儿支持这种看法。一位先生向站长声明，他替帅克付那 20 克朗。他说

“你们只要瞧瞧他的样子就知道了嘛！”

的确，帅克满脸纯朴善良，他那表情就像在说：我是无辜的呀！

这时候，一个宪兵从人群中拖出一个公民，对他说：

“你被捕了！你胡说什么‘要是咱们都这样对付士兵，就别指望他们为奥地利打赢这场战争’。我要让你看看煽动群众会有什么下场！”

那位好心的先生替帅克交了钱，又请他在车站的一家小饭馆里喝杯啤酒。他得知帅克的证件和军人火车票都留在卢什卡上尉那里，又慷慨地给了帅克 5 克朗，用来买票和路上零花。临走的时候他叮嘱帅克：

“别犯傻，老呆在前线！”

帅克独自留在桌上，接着喝啤酒。

一个病弱的、满脸忧伤的士兵在帅克对面坐下来。他的制服上又是泥巴又是血污，肮脏不堪。他因为受伤刚做完外科手术，又要被送上前线。尽管那是个匈牙利人，帅克还是同别的捷克士兵不同，很友善地对待他。那个士兵掏出个破钱包数钱。然后叹了口气，显然是钱

不够喝杯啤酒的。帅克就叫了一杯啤酒，给他端到面前。

匈牙利士兵打着手势，告诉帅克他有三个孩子，又用匈语连连说：“没吃的！没吃的！”一边用肮脏的军大衣袖子擦眼泪。

帅克要那个消瘦的匈牙利士兵“喝个够儿！”

经过这番开销，帅克已经切断了通往布杰约维策的铁路。

走出小饭馆，帅克碰上一队巡逻兵。他们要帅克出示证件。帅克说：

“我的证件在 91 团的卢卡什上尉手里呢！我给留在火车站上了。”

巡逻队的军曹队长用德语说：“把这小子送到军运管理处去！”

军曹出去找什么军官的时候，等在管理处守卫室里的帅克读贴在墙上的一张传单。传单上表彰奥地利军队一个运输兵不怕牺牲，英勇抢救一套马具。帅克对守卫室的后备兵说：

“我在《布拉格官方新闻报》上看过一篇报导，比这还好！那里头说，志愿兵的约瑟夫·汤沃在一次拚刺刀的战斗里被一颗子弹打进脑袋。人家往包扎所抬他，他大喊大叫说，不能由于敌人给他挠挠痒就耽搁时间，接着又冲上去。接着炮弹片把他一只脚削掉了。人家又要把他抬下战场，可是他拄着一根拐杖又冲上去，用拐杖抵挡敌人。这时候飞来一颗手榴弹，炸掉了他拄拐杖的手，他把拐杖换到另外一只手里，高呼绝不轻饶敌人！当炮弹炸掉了他脑袋的时候，那颗脑袋在滚出去的时候还在大声叫：‘前进啊士兵，你的职责多么神圣！不怕死亡的威胁，死也死得光荣！’”

“报纸就会瞎吹一气。”守卫室的一个士兵说，“没

准儿写这东西的人自己也相信不了一个钟头就变卦了。”

军曹把帅克的事报告给一个年轻的中尉。中尉在办公室里盘问帅克一通，越听越糊涂。他最后只好快刀斩乱麻，对帅克说：

“你这个蠢货，你这头笨猪，赶紧到票房去买张票，给我滚到布杰约维策去！下回再让我撞见，我就拿你当逃兵办！”

看见帅克的傻相，中尉吩咐班长巴拉涅克领他去买票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巴拉涅克又回来了，低声告诉中尉，帅克没钱，车站由于他没证件，也不肯让他白坐车。

中尉想出了个好办法：“就让他走着去！等他迟到了，尽管让他们团关他的禁闭。”

同情帅克的巴拉涅克班长对帅克说：“也没办法，兄弟，你得走到布杰约维策去啦！”

他拿了些分配给守卫室的面包和烟丝给帅克：“带着路上用吧！”

2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

帅克高唱着军歌，在茫茫黑夜里向布杰约维策大步走去。

鬼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帅克本该朝南走，却错了方向，一直朝西去了。就这么着，第二天上午，他走到了米莱夫斯科村西边的克维多夫。一位从教堂回家的老太太在路上跟他打招呼：

“你好啊，老总！你这是到哪儿去呀？”

“去布杰约维策，大娘，找我的团，打仗去！”

“可你不该往那儿走啊，当兵的！”老太太吃一惊，“这么着，你一辈子也走不到。你应该经过伏拉什村，一直朝克拉托维走。”

“我是想，一个人要是有决心，从克拉托维也能走到布杰约维策的。”帅克恭敬地回答说。

“我们那儿也有这么一个淘气的小子，”老太太叹了一口气，“是我侄女儿的亲戚。他本该到帕尔森去参加后备队，他就去了，可是过了一个礼拜宪兵来找他，说是没到团里去。又过了一个礼拜，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回来了，说是放假了，回来瞧瞧。村长报告了宪兵队，就把他抓走了。这会凡接到他从前方来的信，说是受了伤，一条腿没啦！”

老太太同情地看着帅克，又说：“那边有片小树林子，你先在那儿坐坐，等我。我去给你拿点土豆汤来，你暖暖身子。你可别从我们伏拉什村里穿过去，那儿的宪兵多着呢！你带着什么文书吗？”

“没带着，大娘。”

“那你就到拉多米什尔去吧。最好天黑到，那会儿

宪兵都呆在小酒馆里。你打听一个叫麦利哈列克大爷的，那是我堂弟，就说我给他捎个好儿，让他告诉你到布杰约维策怎么走。”

帅克在小树林里等了半个多钟头，然后他喝了老大娘带给他的热土豆汤。那可可怜的老太太为了土豆汤保温，还在罐子外头裹了棉垫儿。老太太还给帅克带来一大块面包和一块咸肉。最后，她从衣兜里掏出 1 克朗，让帅克打点儿酒在路上喝。

帅克傍晚时分到了拉多米什尔，找到麦利哈列克大爷，给他带去他老姐姐的问候。可是那老头儿总是要帅克拿出证件来，还唠唠叨叨地说，军队里开小差的太多，窜到哪儿就偷到哪儿。

帅克只好跟他告辞了。

帅克走了整整一夜，才在普津姆附近的田野里碰到一个干草垛。他正给自己扒草窝准备睡觉，忽然听见紧挨着他头顶的地方发出声音：

“你是哪个团的？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91 团的，我要到布杰约维策去。”

“为什么去那儿？”

“那儿有我的上尉。”

响起一阵笑声。笑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三个。这三个士兵，两个是 35 团的，一个是炮兵，都来自布杰约维策。他们三个都认为战争在一两个月之内就会结束。他们相信，俄国人已经越过布达佩斯，占领了摩拉维亚。他们都准备好藏身之所，还对帅克说：

“喂，你这个 91 团的，要是愿意，就跟我们一块儿走吧！”

帅克说：“不，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办得到的事。”

说完，他就钻进草垛里去了。

等到他醒来，一个人都没了。他们在帅克脚下留下一大块面包让他路上吃。

帅克穿过森林，在离史杰金不远的地方碰上个老流浪汉。老流浪汉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请他喝了一口白酒。

“别穿着这套行头赶路，”老流浪汉指点帅克，“如今满世界宪兵，再说穿这身衣服讨饭也不合适。眼下宪兵不逮我们了，专抓你们这伙子。”

他认准了帅克是逃兵，帅克也就决定不提 91 团的事，干吗要让这个好老头扫兴呢？他们都点上烟斗，不慌不忙地绕过村子。

“你这会儿去哪儿啊？”

“布杰约维策。”

“老天爷！”流浪汉吓了一大跳，“你到那儿一下子就玩儿完，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！你需要一身老百姓的衣服，越破破烂烂越好。你还得装成瘸子……”

他又讲他的计划说：“今儿个咱们奔史瓦尔岑堡老羊圈，那儿有个老羊倌，是我哥儿们。咱们就在他那儿过夜，明儿一清早再到斯特拉科尼采去，随便什么地方捞一套衣服。”

帅克在羊圈里认识了个招人喜欢的老牧人。他比老流浪汉还大二十岁，所以也称老流浪汉“小伙子”。在他们围着煮土豆的火炉坐下来时，老牧人说：

“小伙子们，那会儿我爷爷当兵也开过小差。他们狠抽了他一顿，打得他屁股上的肉都一条条飞起来。那还算便宜他了。老雅列什家的爷爷因为开小差，在皮塞克村给枪毙了，枪毙前还打了他六百军棍。”

说着，他眼泪汪汪地问帅克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开的小差啊？”

“总动员以后，把我们往军营送的时候。”帅克说。他知道，他穿着军服，老羊倌没法儿不这么想。

“翻墙跑的呀？”老牧人好奇地问。

“没别的招儿，老爷爷。”

“看守很严吧？是不是还开了枪？”

“开枪了，老爷爷。”

“现在你打算去哪儿？”

“要到布杰约维策去，”老流浪汉替帅克回答，“简直是疯了！这不是往刀口上撞吗？咱们给他寻套老百姓的衣服换上，那就万事大吉了。等熬到开春儿，就能到庄户人家找点儿活儿干。今年准缺劳动力，闹饥荒。说是要把流浪的人都抓起来，让他们下地干活儿。人手太少，说是都打死了。”

他们一起吃了东西，很快就在那间暖烘烘的小屋子里躺下来睡觉了。

半夜里帅克爬起来，悄悄穿好衣服，溜出小屋。

月亮从东边升起来。帅克借着它淡淡的亮光，迈步向东走去，嘴里不断说：

“我到不了布杰约维策才怪！”

走出森林，帅克看见右边有个城市，他就往北拐，然后又朝南走，又看见一座城。他灵巧地穿越草地绕过去。当他来到距离普洛季维不远的、一个被白雪遮盖着的小山坡上，太阳投出的第一束光线已经在迎接他了。

“前进！”好兵帅克给自己下命令，“职责在呼唤你，你必须到达布杰约维策！”

走到中午时分，一个村子展现在帅克面前。他走进村子，看见第一座房子旁一根柱子上写着“普津姆村”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唉哟！”帅克十分泄气，“又是普津姆！我不是在

这儿的草垛里睡觉来着？”

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就不再令他吃惊了——从池塘后头一座白房子里钻出来一个宪兵。那白房子上挂着“老母鸡”——有些地方，老百姓就是这么叫国徽上的鹰的。

那个宪兵直奔帅克，问他：“哪里去？”

“到布杰约维策，找自己的团队。”

宪兵冷笑一声：“可你明摆着是从布杰约维策来的，它在你的屁股后头！”

他把帅克拖到宪兵分队部去。

普津姆地区的宪兵分队长以行动迅速和办事善于掌握分寸著称。他从来也不辱骂被他拘留或者逮捕的人，可是善于使用巧妙的交叉审讯，直审问得连无辜的人也会承认自己有罪。为此目的他选了两个精明的宪兵协助自己，于是每次交叉审讯都是在宪兵们的讪笑之下进行的。

“罪行调查的艺术在于机智和温存的结合。”分队长对他的属下说，“冲着人吼叫是徒劳无益的。对待罪犯和嫌疑犯要温和、委婉，但是同时必须竭力让他们淹没在问题的洪水之中。”

看见帅克，宪兵分队长说：“欢迎光临，士兵先生。请坐下，一路辛苦了！请告诉我们，你要到哪儿去呀？”

帅克把去布杰约维策去找团队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
“很显然，你迷路啦！”分队长微笑着说，“很容易就能证明这一点。你面前就挂着捷克地图嘛。你看：从咱们这儿往南是普洛季维，再往南是赫卢博卡，再往南就是捷克的布杰约维策了。就是说，你不是往布杰约维策走，而是从那儿来的。”

宪兵分队长很温和地望着帅克。帅克平静地、严肃

地说：

“反正我是到布杰约维策去的。”

“知道吗，士兵？”分队长还是和颜悦色，“我要事先告诉你，你自己最终也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：一切矢口抵赖都会使坦然招供遭遇困难。”

“您说得对极了，”帅克说，“反过来说也一样。”

“瞧，士兵，你自己也同意我的看法了。那么，现在就请坦白地告诉我，你是从哪儿出发去你的那个布杰约维策的——我说‘你的那个’，是因为按你的走法儿，在普津姆的北边就应该还有一个布杰约维策。”

“我是从塔博尔出发的。”

“你在塔博尔干什么了？”

“等开到布杰约维策去的火车。”

“为什么你没坐火车？”

“因为我没票。”

“你是个当兵的，怎么他们没给你一张军人免费券？”

“因为我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。”

“哈，原来如此！”分队长怀着胜利的喜悦对一个宪兵说，“小伙子并不像他装得那么傻。他想盖住狐狸尾巴！”

分队长就像根本没听见对方最后一句话似地，继续问道：

“那么说，你是从塔博尔出发的。你是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到捷克的布杰约维策去。”

分队长的脸色有些严厉了，他的眼光落在地图上：“你能不能在地图口指出来，你是怎么往布杰约维策走的？”

“我记不清了，我就记得我来过这儿一次。”

宪兵们意味深长地互望一眼。分队长继续审问：

“就是说，你曾经呆在塔博尔车站？你衣袋里有什么？都掏出来。”

他们对帅克进行搜身。可是除了烟斗和一盒火柴，他们什么也没找到。分队长问：

“请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身上什么都没有？”

“因为我什么都用不着。”

“哎呀我的天！”分队长叹了一口气，“跟你打交道可真费劲！你刚才说，你来过这儿一次。你在这儿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打这儿经过，到布杰约维策去。”

“刚才我们已经向你证明过，你是向相反的方向走。”

“对，我兜了个圈子。”

宪兵分队长又跟宪兵们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“这个圈子让人想到，你是在这一带寻摸什么。你在塔博尔车站逗留了多久？”

“一直到最后一班去布杰约维策的火车开走。”

“你在那儿干什么了？”

“跟那些当兵的聊天儿。”

分队长向周围的宪兵投了个极其意味深长的眼色。

“你跟他们聊些什么，问了哪些问题？”

“我问他们，哪个团的，往哪儿开拔。”

“好极了。你问没问他们，比方说，他们团队有多少人，编制如何？”

“用不着问。这些，我早背熟了。”

这就是说，你对我们军队内部编制的情报已经充分掌握了。“

“当然了，队长先生。”

分队长得意洋洋地用眼光扫着他的全体部属，又丢出了他最后一张王牌：

“你会讲俄语吗？”

帅克回答说：“不会。”

分队长向宪兵班长一扬下巴。两人都走进隔壁的房间之后，被自己的胜利鼓舞着的分队长一边搓着手，一边信心十足地宣布说：

“喂，听见了吧？他不会讲俄语！很清楚，这小子是根老油条。他什么都承认了，偏偏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咬住不放。明天咱们就把他弄到皮塞克，送到州里去。你瞧见我是怎样把他淹在问题的洪水里头的吧？谁能想到会碰上这么一个家伙！表面上看他傻里透傻，对话号人就更需要深入细致的工作。你先安顿他一下，我去起草报告！”

分队长兴致勃勃地写他的报告，越写，就越觉得案情清楚，他几乎在每句话里都用了“间谍”这个词。

完成了自己的大作，他叫来宪兵班长问：

“你给这个敌方军官安排饮食了么？”

“遵照您的指示，队长先生，我们只给中午十二点以前带来受审的人提供午餐。”

“这是个很特殊的情况嘛！”分队长用权威的口气说，“他肯定是个高级军官，多半是参谋部的。你该明白，俄国人绝不会派个什么上等兵到这儿来当间谍。你派谁去‘公猫酒家’给他叫一客午餐。要是午餐没了，让他们给烧点什么，然后让他们预备好加罗姆酒的茶送到这儿来。可别提是给谁用的。我们这儿关着什么人，绝不能讲出去，这是军事秘密！他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坐在值班室，要烟丝。装成没事儿，跟呆在家里